

文溫州文集卷之三

奏議

不言

弘治戊申陳言

太僕寺

聖政十事

臣生居草莽竊祿 聖朝十有六年矣自愧學庸性拙畧無分寸補報 朝廷每家居慮及收淚太息而已恭遇 皇帝陛下居正體元繼明而作聰明睿智邁越前聖孝友恭儉出於天性設施興復協於人心剛而無虐寬而有制威而不殺制喪雖止於百日而哀慕不已大事則稟于 兩宮而斷制合宜天下臣民莫不拭目以觀 德化之成將復二帝三王之盛也 臣遭逢盛時進 表來京又得觀 日月之清光



不勝欣忭敢不竭愚戇之萬一臣聞古之聖賢盡心知性繼天立極道德侔天地功澤冒九有聲名洋溢于後世者由其極深研幾思患豫防謹其始而慮其終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書曰謹終於始伊尹之告太甲曰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又曰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召公之戒成王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肆惟王其疾敬德皆謹始之意也伏惟 皇帝陛下育德春宮於帝王之學已無不究 祖宗成憲已無不知臣民艱苦美惡已無不燭是以於哀疚之中即然專斷於百寮所不思及老儒耆宿所不能議者天下人民無不警動臣愚戇猶有所慮者誠不

識時宜之甚者也然野人知曝背之可獻則臣不容默矣臣亦知陛下盛德謙冲必無自足之心也用是輒肆狂妄昧死條陳十事以聞

一理性情以贊化育

臣竊謂天位於上地位於下人物處其中天地不能以自為人物不能以自生必賴 聖人者出作之君師以位天地以育萬物書曰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易曰天地交泰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帝王者誠所謂心代天意口代天言手代天工身代天事者也其重其大如此不越乎一心所具所發之性情耳性得其中則天地位情得其和則萬物育何者念慮未動之時暗室無人之境常加

敬畏無有師保如臨父母凜乎如朽索之馭六馬如鏡之明如水之止無一毫私欲無一毫偏着如天上地下一定不易則天地位矣故曰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及其感也曰喜曰怒曰哀曰樂曰賞曰罰發之情應之事皆得其當則萬事理天下寧謐而萬物育矣故曰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洪範曰皇建其極即位天地以贊化育者也故西山真氏曰皇極建則舉世之人被其澤而五福隨之堯舜之民無不仁且壽者此人君所當嚮慕也故曰嚮用五福皇極不建則舉世之人受其禍而六極隨之故桀紂之民無不鄙且殀者此人君所當畏懼也故曰威用六極書曰地平天成萬世永賴又曰神人以和百獸率

舞又曰山川鬼神亦莫不寧鳥獸魚鼈咸若是皆舜禹位天地贊化育之驗皇極以之而建者也此理性情以贊化育在 聖明今日之存心也伏願 聖明不以是為陳言而忽之天下幸甚

二審學術以求治道

臣竊謂 帝王之學與臣民之學不同儒者之學與詞章記問之學不同與異端諸子百家之學又不同何者 帝王之學曰誠曰敬曰仁曰義曰寬曰致中和曰建皇極不越乎身心之間而已篇章詞翰雖美不足稱也臣民之學則非日積月累瑣細檢括不可成也不然無以為出身之階矣儒者之學惟格致誠正脩身齊家行之為事業言之為文章不卑小官不

四百六十五
陋田野不徇時以逐利規祿而補益政治深矣詞章
之學善吟詠工著述而已而於政事漠然無干記問
之學考驗古今事實而已而於政事卒然未之有合
者舍此之外則異端諸子百家之學尤其支離逃遁
背於政治者也若不審其學之異而槩謂之學則恐
不能得政治之準的也儒者之學不可一日無者也
詞章記問其次矣臣民所學之正固皆不出此三者
然皆稽首趨於朝廷矣陛下兼而用之以任輔
弼以備顧問以備辭令何待躬自檢閱焚膏繼晷瑣
瑣於編簡之間也日惟召儒臣以講求所以爲政之
具學術之切要者耳如五經四書固皆爲治養心平
天下之要法而鑑得失定賞罰莫切於春秋平天下

莫切於大學贊化育莫切於中庸言政事莫如書而
立政無逸伊訓其切而要者理性情莫如詩而七月
豳風抑之詩其近而不可忽者禮記雖散亂無統而
大戴禮踐阼一篇實有益於君德三代以下著述
最多無如金鏡錄宋儒著述最良而篇章無如西銘
史書無如通鑑綱目規諫無如真西山大學衍義擇
此數書之要者日與儒臣講論而力行之則不必泛
及他書博覽充棟而自優入堯舜禹湯之域矣此審
學術以求政治者正聖明今日之急務也伏願加
之意焉天下幸甚

三廣言路以防壅蔽

臣聞川決導使之流臣民疾苦導使之言誠以天下

之大生民之衆政事之繁近而左右儉邪蠱惑誣下罔上遠而奸雄盜竊挾勢苛虐 朝廷何從而知遠民何從而訴故設言官或以指陳時事或以匡救得失或以開陳善道言路不廣則 朝廷壅蔽甚至指鹿為馬者容或有之自三代以下未有聽諫而不治者亦未有塞言路而治者也言路 朝廷之血脈也言官猶醫也古者公卿至於列士獻詩以寓諷比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瞽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矇誦瞽史教誨親戚補察耆艾脩之而后王斟酌焉是皆所以廣言路防壅蔽也賈山之諫文帝曰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况惡聞其過者乎故 人主不患不尊

惟患不聞其過不患不聞其過惟患惡聞其過舜禹古之大聖人也舜好問好察邇言禹拜昌言所以後世莫之及矣茲者伏觀二次 明詔所云誠有以知陛下廣納言之路正臣子願言之日矣 臣竊有疑焉 蓋 先帝及以前 明詔曾載許諸人直言無隱之條今止及言路官員次惟止所在官員言本衙門利弊 臣愚不知近習左右之人好為隱蔽而致然歟不然則陛下在哀疚之內不能遍覽而使然歟不然則新政之初正宜開四門達四聰以來天下之直言以示天下無壅蔽而迺為是狹隘乎往事已矣 臣伏願陛下勅在廷公正大臣或翰林院官將成化元年以來至二十二年諸諫官及大臣章疏逐一選擇取其

識達大體議論正當有關風化有益 朝廷言之有
 驗先晦後明一時屈抑者今別等第列為簡編政事
 之暇命執事者讀之一過果合 聖慮生者不次擢
 用死者贈謚有差及今以後言之有理者以次施行
 言之不當者置之不問言之干冒者亦在優容如此
 則言路不待廣而自廣矣此廣言路以防壅蔽正
 聖明今日之至要也伏願 加之意焉天下幸甚

四謹好惡以杜姦佞

臣竊謂 帝王之尊無欲不遂人之欲投獻者亦無
 不至惟 人主好惡向背之間爾若好德好學則儒
 者至好諫則直言至與夫好貨好色好淫巧好技藝
 好佚遊好宴樂好馳馬試劍好珍異則無不至者唐

太宗曰人主一心攻之者衆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
 以諂諛或以姦詐或以嗜慾輻輳以攻各求自售人
 主少懈而受其一危亡隨之此其所難也 陛下即
 位之初好德好學好直餘皆一切斥絕之遠去之此
 誠社稷生民之福 臣竊有懼焉者誠恐萬分有一於
 此則釁孽之萌將有作於眇絲之間出於防慮之外
 者蓋前日無賴小人閒散無聊日夕觀望投間抵隙
 千緒百端惟恐 陛下好德好學好直不為前日之
 事也小人之情盤結陰柔惟欲 陛下之歡以僥倖
 其富貴榮顯而於 聖德之累何所恤耶如魚臺縣
 縣丞孫頊肆為凶言欲以逢迎獻諂此正觀望便佞
 者也幸 聖明察而不聽處之以寬仁深得罪疑惟

四百四十九
輕之意不然必大加殺戮其如 先帝何其如 聖德之累天下之議何書曰有言逆於汝心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求諸非道此之謂也此謹好惡以杜姦佞者正 聖明今日之至德也伏願 加之意焉天下幸甚

五察幾微以檢身心

臣竊謂事之著顯暴白者易見事之隱微潛細者難知然易見者由於難知者之發露而事之善惡無不自隱以至顯也幾微者一念之形於心者也易曰幾者動之微通書曰動而有無之間幾也朱子曰幾者理雖已萌事則未著蓋一念初動即從而省之察之曰公乎私乎善乎惡乎若爲天下爲社稷爲後世有

益於國家有益於身心則公而善矣必克之行之若爲一己爲旣好爲私怒私喜無益於天下社稷於後世則私而惡矣必禁之絕之不得形於言於行則心自安身自檢矣書曰安汝止維幾維康其弼直維動丕應後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先儒釋之謂心者人之北辰辰維不動故能綱維乎二十八宿心安所止則能樞紐乎萬事幾微之不察則爵賞刑罰有時而失節矣堯舜之精一執中禹之安汝上大學之誠意中庸之謹獨周子之幾善惡皆聖賢檢身心之要法也古語云涓涓弗壅將成江河毫末不伐將尋斧柯此察幾微以檢身心者正 聖明今日之學的也伏願 加之意焉天下幸甚

六率

舊章以正風俗

臣嘗讀孟子有曰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又引詩而斷之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臣三復斯言以為有天下國家者不可不究心於此也蓋自太祖太宗以來列聖相承之法制文為若皇明祖訓等書堯舜禹湯文武之典謨訓誥嘉言善行後世一一遵而行之豈不坐致太平柰何無學術者則曰何必做古好浮說者則曰古不宜於今好宴安者則曰太使人拘執好更張者則曰何必蹈襲舊規所以言逾多而天下之理愈昧法愈密而天下之人愈難守官愈冗而天下之

事愈不治貪冒徼倖者進廉退自持者遠人心日汙風俗日下伏願陛下究心舊制若可以為天下國家常久之計為生民造福者勿拘眾議一一舉而行之推之而上堯舜以來之嘉言善行所以教養天下者日延師儒而講求之在於必行以振頹靡則天下無不遵王之路矣此率舊章以正風俗者正聖明今日之始務也伏願留之意焉天下幸甚

七簡賢材以充任使

臣竊謂天生人君以教養天下亦必生賢才以資任使自古帝王之治天下雖堯舜禹湯文武之大聖亦必舉臯陶稷契伊尹周召以為臣而後教養斯民垂光後世也然一世人才自充一世之用皆散處天

下 人主豈能一一擇而用之惟擇大臣為急朱子曰人君以論相為職論相而求其適已不求其正已取其可愛不恥其可畏則失職矣今 朝廷之上雖無相位亦有相職諸大臣是也秦誓曰若有一箇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此誠所謂大臣也若其騁言語騁文章沽名檢恃才辨皆小丈夫也伏望 陛下擇休休之大臣居於左右任以輔弼則自能進賢退不肖矣曰名檢曰德行曰文學曰才能曰治民曰治兵無不引居於指使之間各得其當矣故曰 人主以擇大臣為急大臣以薦賢為急

今之薦賢何其寥寥不黨與則勢要請託不請託則親舊不親舊則賄賂欲望得真才以克任使可乎伏覩 明詔有曰軍民之中有懷材抱德堪為任用隱於山林者許府州縣正官從公舉送吏部以憑核實考用不許徇情濫舉此正 陛下求賢之盛心也但恐冒進者多必加親試如漢武帝之擢董仲舒則倖門不開矣今之人材皆銓選自吏部吏部者周禮謂之大官如天之至公無私而後可任斯職也伏望 陛下時與各部大臣面議黜陟觀其當否可以占大臣之賢不肖也再乞 勅左右大臣人各舉其所知者一二舉之不當至有贓罪舉主亦當有罰如此庶可以網羅人材而國不謂之空虛矣大槩君子難進易

退小人易進難退今之內外文武官負驗其出身同
歷俸淺深又同功績亦同而陞轉之驟顯者必其貪
冒倖進者也其始居要職或在繁劇歷俸又深又無
過失而反陞任閒散此必廉正自守者也若言官以
言去部屬有司以執法結怨去尤其可惜者 陛下
以此而叅究之則思過半矣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
寧書曰野無遺賢萬邦咸寧又曰君子在野小人在
位民棄不保此之謂也此簡賢才以克任使正 聖
明今日之治要也伏願 留之意焉天下幸甚

八崇寬厚以懋德化

臣竊謂海之浩瀚者由其納百川而無間乎清濁地
之博厚者以其載華嶽振河海而承天之施自古帝

王未有不以寬仁厚德繇延世祚者三代以後世祚
促者無如秦隋五季蓋不得此道爾書曰克寬克仁
彰信兆民易曰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君德也臯陶曰
臨下以簡御衆以寬宥過無大又曰罪疑惟輕與其
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於民心茲用不犯於
有司則寬仁厚德者寔 聖王養民治天下之常道
也賈誼上漢文帝疏曰導民以德教德教洽而民氣
樂道民以法令法令極而民風衰又曰湯武置天下
於仁義禮樂而子孫享國二十餘世皆此謂也此崇
寬厚以懋德化者正 聖明今日立萬萬世無疆之
休也伏願 加之意焉

社稷生民幸甚

九勤政事以戒宴安

臣嘗伏讀 太祖高皇帝御制資世通訓書觀之君
 道章曰勤曰敬復釋曰勤所以晝夜不忘於事不息
 於當為敬者不遑暇日此正味爽丕顯坐以待旦啟
 迪後人之深意也 聖謨洋洋嘉言孔彰誠可以上
 繼堯舜禹湯文武下範百王者也書曰無教逸欲有
 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
 之又曰夙夜罔或不勤又曰慄慄危懼若將墜于深
 淵是雖言之異而心同者也今天下之大庶務之繁
 人之仰之戴之者比與上古已大不侔所謂一日二
 日萬幾者過之矣 人主其可一時少休以曠天職
 耶况人心易放難檢心之好宴安如水之無隄火之
 燎原不至滅絕天理傷害人物者幾希矣古人謂宴
 安為醜毒程子曰纔放肆則日就曠蕩正此意也伏
 願陛下自朝至夕凡政令之得失政事之可否民事
 之緩急人材之黜陟日與廷臣講議務求至當舍此
 之外討論古今治亂興衰之蹟窮其所自畧不以一
 時置於逸樂如此則心不外馳而自無宴安之累矣
 天下幸甚

十飭武備以禦侵侮

臣聞危不生於危而生於安亂不生於亂而生於治
 否者泰之極也故易之豐則戒以宜日中泰之上六
 則示以城復于隍此古今盛衰循環之理惟聖人灼
 見其幾微而有以斡旋造化也堯舜之世治日常多

者知此道也。今天下太平，四夷向化，臣僕黎庶罔不恪恭，乃職。臣竊有所慮者，以武備未脩故也。臣竊聞邊帥多出倖門，雖智勇過人，亦與時偕行矣。又聞每營卒不過三二千人，輒置中貴一人，謂之坐營，其隨從之人，食啗脂膏者千緒百端，况戰必驅之，當先功必取以自用，人心懈怠，莫此為甚。南京操備雖無坐營之人，而侵刻之弊大畧似之。臣曾印烙騎操馬匹，而有以知其然矣。操練之軍三四而做工辦納月錢者，居其六七；騎操之馬二三而迎送假借，候於人之門者七八；中間老疾瘦損，又居八九；將之能者十無一二，而貪冒柔懦狡猾者十之七八。一旦有警，碎首何補？然中官監兵自唐中葉之弊，古未有也。故雖

郭子儀、李光弼為將，猶致敗者屢矣。宋之童貫，尤其近而著者也。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誰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言能治國家，誰敢侮之。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傲，是自求禍也。今之將兵，般樂怠傲甚矣。伏願聖明考究。太祖高皇帝舊規，歷代帝王兵備得失，與夫選將監軍之法，沿革惟宜，使緩急有備，將帥得人，韜畧閑習，則何患乎侵侮之來？故曰：有備無患。臣所以敢昧死為陛下陳之也。以上所言，自世俗觀之，不曰狂妄，則曰經生常談，不曰迂腐，則曰不識時宜。不曰泛言無補，則曰重複錯亂。然臣之所學，不過五經四書所知，而尊尚者不過三王五帝之事，所欲

盡者愛 君憂國之心故於當言者不惜其繁蕪重
復也舍是以告則非 臣所知矣况 陛下即位以來
所行者寔有邁於漢唐宋之英君多矣 臣又豈敢以
三代以下之事告耶故寧失之陳腐不敢謬為時俗
更新之論寧失之重復泛言不敢遺漏以效苟簡伏
惟 聖明憐憫少寬斧鉞之誅以來天下之昌言 臣
不勝戰慄冰兢之至

文溫州文集卷之三

文溫州文集卷之四

奏議二 陳言

辛亥上言馬政三策

太僕寺

臣一介庸夫職司牧圉凡百頽靡略無寸補且羞且
忤自揣不當廁身於 聖明之朝顧乃苟延六載實
當退黜之時尚敢違越強進一言以圖免死不足以
補報萬一也 臣聞立政貴乎簡實至於繁偽當痛絕
之教民貴乎明信至於欺罔當嚴禁之然始自簡實
也而勢不得不至於繁偽必原始以善其終始教以
明信也而勢不得不至於欺罔必拔濯其故以救其
弊古之聖王所以有裁成輔相之道裁成以制其過
輔相以補其不及故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為

政之道與時相宜而後可以無弊可以有為也臣竊聞太祖初年養馬始於滁州牧監次寄養各府州縣而鳳陽府淮北州縣固未嘗徧及也北直隸山東河南固未始有馬也當時馬少不有輔相之則無以垂洪業今則馬既繁矣不有裁成之則無以纂成功只今馬政之弊兵部大臣日切于懷旁舉無遺漏矣皇上亦嘗聽而用之矣識者亦嘗慮而言之矣臣等亦嘗奉而行之矣有司亦知謹而畏之矣而馬匹不大加增州縣無有積餘之馬非行之無法也法之難行也非督責之不嚴也督責之不能加也非下之不忠其事也力不能堪也正猶負擔者力非烏獲而使舉百鈞雖大加鞭策將至絕筋破骨斃而後

已試以臣分管地方言之鳳陽一府滁和二州總計七百七十四里實在事故種馬并駒四萬二千四百七十二匹大約每里養馬五十七匹有零一里率以百戶計之兩戶養馬一匹其間土民官員監生生員軍匠逃移人戶十去三四其實不及一戶今槩作五丁養馬一匹民無遺力矣况又繁於臣地方者多矣然而課馬之數日加增益民力日漸消耗若欲以實在之數全徵於民民必不堪為上司者心固知之不過曰且具數造冊耳何至全徵下民亦窺伺曰勢未有全徵者也從之報數耳州縣付之書手下民亦托之書手今年科半駒明年科一駒今年解倒失馬明年復徵虧欠馬弊如焚絲莫可綸理富者憂貧者竭

小民無知固受其害至於官吏亦不知孳生虧欠倒失轉收轉除新收正收爲何物試問之則茫然曰是書手有數也是上下不明以虛而相持也故比較常行官吏寧爲之受辱追併畧緊小民必爲之逃移今各州縣既無孳畜馬匹又欠備用馬匹拖欠愈增虧欠愈繁民日覬覦寬免官府付之無柰故其勢不得不至於繁偽不得不至於欺罔也今又減去備用馬匹一半民心歡悅如釋重負而病根未療則繁偽欺罔恐不能全去也臣知而不言臣亦欺罔之尤者也譬今之養馬以盂盛水水溢多矣而盂不加瀦也今之科駒猶辟地植樹地不改辟矣計歲月而加倍其植之數數增而樹弱矣土瘠而生意寡矣事既窮而

不通以優恤之典法行而事益敝民困而馬益減喫緊蘇之二三年間未便可復况又遲遲待年臣益知死無所矣故不畏斧鉞謹陳鄙見今爲上中下三策或擇地而行之或擇人而授之或因時而處之然言不足以經世謀不足以圖遠人不足以取重伏望皇上矜臣愚戇少寬誅戮將臣所言勅兵部大臣公議于朝言或可采先令有馬地方巡撫巡按等官訪問于布按二司于府于州于縣有知識官員如此減免如此追徵比舊有無利害於民有無便益於馬有無增耗於馬政有無可否各陳所議然後再付之大臣將欽定馬政條例通行斟酌所宜取自聖裁果不可行臣死亦甘

一設官廐以蘇民困

古者寓兵於農三代以前馬政未始有也公馬付之校人而已周衰孝王命非子養馬于汧渭之間而古法漸廢魯自僖公衛自文公詠之詩歌而馬政益廢大槩養之於民非井田之制則不可行井田廢而尚欲養之於民是猶去模範以爲陶冶蓋亦難矣且兵農不分馬匹人各自力不待督責而行伍自備兵農既分養馬實無善政矣故養之於民莫若養之於官自漢唐宋以來馬匹獨盛於唐而敝於宋者蓋唐乃養之於官而宋獨責之於民耳唐惟張萬歲牧馬乃至馬有七十餘萬匹開元以後王毛仲爲廐使亦有四十餘萬匹外此二人即至狼狽宋命陳堯叟領議

馬政尚可調度至王安石呂惠卿改馬於民間而馬政遂不可支吾至有安石相誤之嘆遂至南渡以後益無所措手矣若養之於官使官得其人如唐之張萬歲王毛仲宋之陳堯叟則馬自蕃息養之於民雖有張王輩不過巡行督責比較而已而民之貧者逃者豈能舍死以贍馬哉即今州縣貧難逃亡十之二三而得過之家亦因貧者是效是則雖張王輩亦無如之何必欲馬政蕃息固非養之於官不可而一旦大爲更張又恐彼此相誤爲今之計莫若先令大府州縣量其里今民力及今退出艸場便於水草去處設立馬廐計每一里養種課兒馬若干匹每廐設官一二員官府爲之收貯草料按月關支則分官官員

常川督責比較科駒之法一如舊制如有成效日漸於府州寬敞去處加設厰房其於不堪養馬府州縣出備草料及於行太僕并苑馬寺務必遴選得人使人人皆竭忠效勞而無朝進夕黜之患如此則民可不勞而馬政自無不舉矣此策之上者也

二立節制以敦培養

夫馬資於民民資於財力財力備而後馬得以蕃息今府州縣欽給官員馬匹須三十丁餽養者實我太祖高皇帝舊制當時立法亦推度詳審必如此而後可以資給也至於欽定孳牧馬匹榜文則曰江南一十一戶江北五戶亦必如是而後可以孳牧耳蓋江南地狹民稠江北地廣人稀故又分別其詳如

此亦豈不經心而泛泛然者如兩京太僕寺每年起俵備用馬二萬匹若得好種騾馬四萬匹好種兒馬一萬匹所生之駒豈不足辦起解之數蓋因連年馬匹浩繁難以檢束故責實之令難行上下偷安買陪為常民不勝其困苦矣年復年日復日所謂尾大不掉者也舉今南北直隸山東河南養馬地方若限以五萬匹種馬為起俵正數再加二萬匹種騾馬四千匹種兒馬以備緩急調度總計不過七八萬匹散之於今養馬地方民力必寬馬數必實除二萬匹起解之數其加添二萬匹騾馬每年亦必存積一萬矣况六萬匹好騾馬豈止兩年一駒而已且以南京太僕寺所轄江北四府三州計之養馬里分約二千有餘

每里大約不過養馬十匹內除四十戶共養騾馬八匹再除一十戶養兒馬二匹其餘五十戶尚可領養多餘及存積馬匹假如滁州一十二里常年起俵備用馬二十匹標作正數已定再加種騾馬二十匹種兒馬五匹總之不過四十五匹除每年揀選所生堪用兒駒起俵若騾駒數多即令買換此外加添二十四匹所生該駒十匹亦必買換兒駒存積在州以備他處饑饉撥派補俵此三十匹駒每年必定要足不可缺少此外孳生附餘之數則不必限其兒騾矣如此則民力易於賠償官府易於追併積之年久雖不能如古者蕃息之盛而亦勝今之畧無存積矣若以今年減半較之則其功效又有不同者蓋民力既寬則所

積益多矣此策之中者也

三權損益以因故常

竊惟孳牧蕃息固有賴于騾馬而騎操備用實不賴于騾馬議者必以騾馬多而後生養蕃息正不知騾馬必資於人力若得所養則生駒蕃失所養則併斃而已亦理之必然今百姓之力莫不累於騾馬而馬政之廢亦莫不由於騾馬今之弊非騾馬不多之故正坐騾馬太多而民力弗能舉耳且又科筭虧欠每一州縣少則四五百匹多或三四千匹以今罷敵之民而當此虛繁之數一旦追之何所措手此臣所謂力不能勝必至絕筋破骨而後已焉者若以上中二策不足以備緩急權令兵部查今各府州縣原額騾

四
馬各若干量其州縣大小虛實民力相應必如洪武
年間養馬戶數而增損之自今以後騾馬不必加添
常加選換而兒馬每歲必足其數若生有騾駒隨令
買換及退出不中馬匹隨即易換好馬存積各州縣
以備調度如此則民力亦得少舒而馬匹亦不至太
耗矣此策之下者也

去拘泥以精選換

蓋法令密民固不能作姦而拘泥太甚法亦有所窒
礙如騾馬不能生駒兒馬不能拏馬比比有之今必
欲反覆驗勘奏請方行買換固以革弊而畏牽制
憚煩瑣者往往中止民不蒙惠馬皆虛耗為今之計
凡養馬府州縣處所着令今管寺丞督同府州縣掌

印官不時揀選遇有飄沙不堪拏馬及生駒矮小不
堪騎用者即便買換就與印烙遇有倒失隨即買補
所養所生必歷歷堪中好馬蓋馬匹數少易於揀選
民不敢隱匿年終比較不許似前寬縱如此民知該
追該買之數而馬政得以實用吏書之弊亦得少息
若既減免馬匹而不以此法行之則無馬之弊又勝
於今日矣

正典祀以祛民惑

夫治民事神有國有家者實不可忽民之淫瀆于鬼
神猶教之未明耳舜之所以絕地天通其以是夫
見各府州縣俱有馬神廟每歲管馬官致祭間或正
官與祭但其木主混淆堪笑堪鄙亦或設塑像三四

四百五十七
位中則三目六臂紅髮號曰馬明大王旁則又曰水草大王木主則曰司馬溫公之神有曰伯樂之神又無祝文絕非禮儀不無遺誚如蒙乞 勅該部查照周禮春祭馬祖夏祭先牧之典 頒降儀注祝文通行養馬府州縣各該掌印官主祭如不該祭亦乞禁約拆毀廟像斯不淫瀆于鬼神使後世亦有所矜式也

太僕寺陳請四事

代本寺作權印時

臣等

欽奉成化二十三年十月初十日

詔書內一欵天下大小衙門政務如有利所當興弊所當革者所在官負人等指實條具以聞欽此欽遵臣等今將本寺合行興革利弊開坐具本專差直隸

滁州典吏陳鉞親齎謹具奏 聞

一馬政乃 國家重務而備用馬匹又邊方不可缺者今自成化元年至成化二十一年止批文共二百張不能完銷究其所由固是各府州縣管馬官員闌茸不職兼以每年南北二京俵馬往還動經五六箇月而府州縣掌印正官畧不以馬政為重輒委經歷知事及吏目雜職等官暫管此輩惟知湏索何暇用心提督間有原委及暫管官員方欲整飭又被正官或設辭阻撓內以制其僚屬外欲沽譽小民致使兩不克濟伏覩 欽定馬政條例一欵倒死種馬虧欠馬駒俱在年終完備如是不完府州正佐首領官吏決打二十管馬官吏加等痛治欽遵已久比年以來

爲因災傷不曾比較正官遂以馬政視若無干且如
淮安一府共欠批文八十一紙屢經催償其原經知
府韓邦問陞任叅政去訖代任知府范珠稱說前官
積累致將管馬官成桂占恠不與比較見有分管寺
丞案行在彼拘取至今未到臣看得各該司府州縣
正佐首領官吏任內但有錢糧一應未完事件九年
不許考滿况馬政重務明有太祖高皇帝欽定前
項比較條例今各該官吏不經本寺及兵部查究徑
自考滿以致馬政廢弛年復一年脫有邊警事將何
及如蒙乞 勅該部行令養馬府州縣正佐首領官
吏如遇三年或六年九年考滿之日除虧欠倒死被
盜等項馬匹完有三分之二方許起送其起解馬匹

批廻但有一紙未完決不許其起送雖吏部亦不得
推舉若遇管馬官公出或事故有缺申呈本寺止許
正官帶管決不許委首領雜職等官妨誤馬政如違
聽本寺叅究每年於三月俵馬之後本寺另造府州
縣正官欠馬數目文冊二本送兩京兵部轉咨吏部
考究庶馬匹易完而無委官侵漁之弊矣
一本寺坐沐南京光祿寺珍羞良醞二署并司牲司
拽磨擠乳牛隻及南京內府酒醋麪局供用庫
孝陵神宮監拽磨碾等項牛隻迺年於各府州縣養
牛人戶取解除神宮監所取不多外其前各項拽
磨擠乳牛隻因無定數徃徃解納未久輒稱倒死瘦
損等項不堪連取無厭照得各牛俱是養馬之家帶

四百六十八
養一遇解牛所養馬匹無人看管且係鄉里愚民不識事體甚至每牛一隻連使用銀二十兩者有之及各該內外衙門退出瘦損無乳牛隻又行本寺取撥各處空戶領養有牽趕在途倒死輒便變產陪償疾苦無訴如蒙乞 勅兵部計議體量南北二京光祿等內外衙門供辦繁簡計議於南京前項各衙門每年所取擠乳拽磨碾實該用牛若干寧再量與附餘若干定與數目此外倒死等項再不得泛濫多取其有瘦損等項退出牛隻查照騎操不堪馬匹事例免取空戶領養止令應天府領去變賣銀兩收庫待犒勞夷人并開科筵宴於內支用如此庶民得息肩而供應亦不缺誤矣

一南京操備馬匹頻年奏 准於本寺關領令各府倒批交送南京兵部轉送守備案令大小把總驗收經越官旗四五處使用殆遍方得中府經歷司手本回部掣取批迴以致解人并吏累死者比比有之見奉南京兵部劄付據鎮江府申稱丹徒縣欠成化八年分馬一十五匹原係吏典鄒昶群長孫寧等管解俱被追徵相繼 故無從陪 欲行勸借無干馬戶出銀補數每馬一匹收銀二十兩該南京兵部減去五兩較之在京備用馬匹尚多五兩只此一節南京操備馬匹比納在京備用馬匹難易可知人民豈勝冤苦見今南京又 奏討操備馬二千餘匹若照舊例交納不無死者相枕事亦難完乞 勅該部查照

四十七六
溫州集卷四
在京操軍領馬事例轉行南京大小教場缺馬官軍如遇給領江北馬匹各給該府經歷司印信文憑前赴本寺聽候關領若江南馬匹不便過江本寺轉委堂上官一員前到南京地方一體給領如此庶馬匹易完而解馬人戶俱不失所矣

一本寺每年該徵應天府并鳳陽等處各該衛府州縣首省種子共四十餘石各照額定斗石不等數目各另起批赴寺倒文前赴南京 御馬監上納轉運赴京緣前項種子各該地方原無出產未免納戶收買且不真正間有南京鋪戶販得在彼湏用價銀二十餘兩方肯賣與一石却又插和別項相似草子在內本寺亦難識認其府州縣官因見糴買艱難使用

繁重只得加倍科銀交與納戶其到南京上納之時多被攬頭誑騙累年不得完結况又出自養馬養牛人戶十分苦楚設使親自交納鄉里小民乍入內府驚惶無措如又被人惑誘不免所費愈多如蒙乞勅該部轉行直隸巡撫巡按等官查勘前項種子是否本地所產果無出產明白回 奏或體量出產地 方價值若干再加一二脚價共定與每石銀兩若干以後止令各處收解折色銀兩不必轉運徑自赴部完納庶官得實用而民無濫費矣

陳言禮儀三事

溫州府

臣 濫居牧守日夜驚惶思圖安集人民鋪張 聖化柰何才鈍識暗深負委託然有所見而不敢擅行有

所行而人莫尊信論臣之言不識時務或以為可緩原臣之見欲正民心則甚為當急故雖不能興利除害亦足以善俗行教伏望 皇上鑒一得之愚 勅下禮部召集眾議行之當世以正民之耳目遺之後來為世楷式臣等幸甚斯文幸甚

一立學校以化武夫

臣聞安不忘危武衛所以不見廢於承平逸而無教聖人所以憂其近於禽獸切見溫州府地方南控金鄉衛離府二百餘里北倚盤石衛離府五十餘里皆僻居邊海與府縣儒學寫遠臣初到之時嫌此二衛與有司干涉詞訟繁多上下挾制及臣親到彼處見其千百戶等官多不識字惟知崇尚教唆詞訟之人

以為得計臣即勸其掌印指揮陳春等暫立社學以招延師生而一衛官旗人等俱各欣然樂就可見良心不泯即為申請巡按及分巡分守俱得准行一兩月間即能勸出銀兩起造社學但恐人亡政息易興易廢反為虛應故事臣又切見太倉衛離崑山縣四十里亦為立學即今狀元會元人才輩出實勝有司又嘗伏讀 詔勅天下衛所武職兒男俱令送府州縣儒學讀書足見 聖朝復古教養之盛心無間遐邇而盤石金鄉二衛事同一體其地方偏僻又比太倉不同亦豈無忠信之人因無善教流入邪偽因襲之弊不惟漸近禽獸而已素壞官常心所不忍况今盤石有署都指揮戴恩願出學基金鄉見有空地其

四百六十二
工食料價不敷之數願將軍置民田科取每畝銀三
四分足勾支用其齋膳夫等役亦於內僉點如蒙乞
勅該部行令都布按三司查勘明白照依太倉等處
每衛設立儒學一所其沙園蒲門壯士三所生員俱
隸金鄉衛儒學其寧村蒲岐并後千戶三所俱隸盤
石衛儒學其師生事體一同太倉等衛儒學施行如
此誠謂海隅蒼生無不在光天化日之下不獨風俗
可更而儒風丕變矣

二明 聖制以正鄉飲

臣竊謂鄉飲所以尊高年尚有德伏覩 皇明禮制
圖僎居東北三僎次之衆僎傍列皆致仕及寮屬位
尊者爲之屬官職卑列在庭下大賓居西北三賓次

之衆賓傍列皆林下布衣年高者爲之五十者列居
庭下蓋鄉黨莫如齒若專以齒序則仕而立功立業
者雖顯不得坐於年高布衣之上故特設僎以處之
則僎賓相並不得以年相陵故僎居東北當良賓位
於時立春意可以見僎有作用之象大賓位西北當
乾戌位於時立冬主歛藏意可以見賓惟隱遜之象
此正古先聖王立法美意 聖朝遵之不肯違越柰
何近世經生俗吏不肯考究或以已意憶度或惟逞
已壓人輒將 皇明禮制更改不一或以見任佐貳
官爲僎而居西北又或以致仕官爲大賓而居東南
又或註同知州同等官於僎下却註致仕官於大賓
下刊作儀式流布遐邇使庸夫愚子任意遷就且佐

貳官平昔在正官之下一旦鄉飲遽然上坐為僎於禮何據蓋窮鄉下邑無僎無賓或有是舉考之禮經絕無義意然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數里之縣但取其曾仕小官以禮致仕而高年者亦可為之僎鄉之不仕而高年醇薦者亦可為之賓其佐貳官合從舊規臣到任之後尋考舊刻 皇明禮書雖已辨正但今所刻書板不可不痛加禁絕燒燬除將私刻二書印封告送禮部考正棄毀外乞 勅該部將洪武永樂舊圖刻成頒行司府州縣令其刻石儒學用彰萬代不刊之典其私刻書板盡行燒燬仍禁絕各處軍民人等不許將 制書私自刊刻差誤違者治以重罪庶使書同文而永昭大一統之治矣

三辨正迎春以復古制

臣竊照迎春之典古今相沿日用而不知按禮記月令正月孟春其帝太皞其神勾芒立春先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率三公九卿以迎春東郊又季冬之月出土牛以送寒氣命國大儺註云丑為牛土能制水故作土牛以畢除寒氣又農之始事也其經文又具汲冢周書正月立春謂之曰迎十二月季冬謂之曰出曰送實是兩事今乃併土牛而迎進之是與古禮似不相合臣疑後世朝廷既不行迎春之禮命有司進春而以土牛為春蓋因襲而不之考爾按今陰陽家以勾芒神為策牛人故世俗通謂之芒兒又以新歲元日并立春日之支

干納音爲牛之頸尾身等色而乃鞭碎其牛其說又大不通臣嘗考之自洪武八年正統四年亦嘗降春牛芒神之式然皆出自欽天監官而未嘗經正於禮部及翰林儒臣故特沿襲謬誤據禮考之土牛當用舊歲十二月之朔或小寒爲色象以送寒氣勾芒當以新歲立春并元日爲色像以爲迎春又伏讀官制是日朝服迎春且朝服迎太皞也太皞者君也若止迎勾芒神則不必具朝服矣或謂此禮出呂不韋不足取法然不韋集諸儒所作多備先王典禮若以書之堯典曰寅賓出日則春乃一歲之首而迎之又較大於此矣可不敬哉臣田野草莽旣非制禮作樂之資又無考古證今之學但爲一郡之長欲依俗禮則

不忍愚其民以爲嬉戲之事欲復古禮則不敢故違朝制使災及其身土牛芒神固嘗降式而迎送之禮不知果曾出於欽定否也如蒙乞勅該部大臣召集翰林儒臣考求古今典籍制度斟酌時宜立天下後世之大法去時俗不經之常儀斯世斯民幸甚

文溫州文集卷之五

奏議三 按刻陳乞

博平縣乞處置
官校人等生事

德王府賜田子粒并禁徵催

臣竊照本縣地方窄小止該一十八里中間軍屯相雜東南一方低窪連年滄沒西北與清平隔界半入飛沙鹹鹼於內徵糧地該二千一十五頃該夏秋稅糧一萬八百八十六石有零於內又有德府地七十餘頃因是成化四年軍人趙陸民人鄭林滕臚投獻詐稱前地拋荒以此差三司踏勘其踏勘之時受害軍民攔街卧地哀號控訴各官不聽致將勘給只今每畝起科二斗共該糧一千四百餘石比之稅糧

每畝加倍二三人已自辦納不敷近有管庄官校人等需索無度其校尉下鄉催徵之時多帶刑具拷掠男婦苦楚呻吟不勝悽慘雖稱每畝徵糧二斗及至糧賤之時止要准折銀兩其雜用花費每百畝該銀十兩有餘每年共銀七百餘兩如今年徵收夏麥每畝折收白銀九分以時價計之每畝該麥三斗有餘以故一戶每年納白銀一百餘兩者有之以蠲薄之地所獲豈能充其誅求其入公儲者幾何皆係百戶楊榮等通同管庄主守之人作弊以致 殿下不知其詳如本縣孫溥一家最稱富族今已變賣男女五口其百戶楊榮家無儋石之儲管庄之後田連阡陌南材江米露積倉陳棄一方百姓之脂膏填此輩

虎狼之饑腹興言至此可哀可憫但係先年三司經勘地土又係 親王財利所資豈望盡行蠲免 臣愚以為錢糧固難盡免民情亦欲相通小民連年伏闕上疏豈出得已為今之計乞勅該部計議禁止管庄官校人等不必下縣攪擾或每畝照依官糧起科或加至五升或六七升或每頃併夏秋糧該納白銀或三兩或四兩共定銀若干兩每年委官徵收完足差人一併解府如有違誤 臣等待罪追徵如此錢糧亦不至於虛費 王府亦得實用小民不被侵漁公私兩便上下相安 臣言若虛甘當籍沒

乞按南京大小教場把總等官劉鐸黑亮等盜換操備馬匹

臣先准本寺牒奉南京兵部劄付准兵部咨該本部題准備牒到臣將帶火印親詣南京將直隸鳳陽等府六安等州霍丘等縣解到操備馬匹竟自印俵施行准此行據六安江都等州縣委官趙廣等呈稱領批押解操備馬匹赴部轉送南京守備成國公朱儀處當面揀選俵與官軍領養共該一千二百一十三匹案候間隨據大小教場把總等官劉鐸黑亮等將領馬官軍姓名并馬匹毛齒備造手冊同原關馬匹具結送繳到臣印烙除查對相同印烙外數內差錯發回未印一十八匹冊內比前俵過欠少五十一匹後又印過九匹尚有六十二匹節次移文催印不即送來及馬俵完一年之上向無回報緣前項馬匹出

自小民膏脂買納每匹價銀多至二十餘兩少亦十三四兩今把總等官領馬之時任與官軍挑選少不如意即呼天號地十退六七馬戶垂涕吞聲不敢與較領後却乃不即送印便其私賣私換或捏倒死復累良民况前俵印之時不過三四日間不應倒死如此之多縱有倒死又不隨即報官與臣看視此後雖或報官欺臣不在何辨真偽只今歲月既久縱使被催送印已非原物臣切照操備馬匹兵家重事而又出自朝廷取給民間非比尋常瑣細之物尚且奸巧埋沒一至於此其成國公朱儀南寧伯毛文號稱總兵明知南京兵部節次催行文案全不介意馬政如此餘又可知况俵領馬匹他官例不干與臣係經

手典牧之人若再緘默則馬之欺隱愈多民之刻削日甚究何伸訴如蒙乞 敕兵部計議差公正官一員會同本寺官務要查追前項原關馬匹辨驗印烙若非原關即是盜賣抵換追要犯人同將把總等官劉鐸黑亮等拏送法司跟究不送印烙情弊明正其罪庶使盜臣不弄法于 國門之內彌令得申嚴於行伍之中而奸究畧知警懼矣

乞按鳳陽等府同知等官翟聰等不遵約束廢壞馬政

臣先准本寺牒該南京兵部劄付為陳言并印烙牛隻等事移牒本職會同該部委官員外郎張孟賢徧歷廬鳳揚州等府滁和等州六合等縣印烙牛隻其

各該兵房馬科文卷簿籍多是狼狽殘缺臣以積弊既久姑且行移省令整理改正以憑親自照勘固是各該官吏不肯經心亦是 臣分管不職所致深自克責十一月十八日按臨直隸鳳陽府泗州行該本州造到文冊查無兵部前項原行却將 臣等禁約迎送科歛白牌裝頭造冊繳來又不肯與 臣行取不致那移漏落人戶結狀及弔查該州承行文卷自十月起至十二月止府帖三張俱係本寺原行並不立案為此案仰鳳陽府將承行該吏提問有本府同知翟聰抵抗不與提問十二月初九日按臨直隸廬州府為年終比較馬匹事因見地方災傷遵例預於兩月之前按仰該府將正佐首領并管馬官吏聽候按臨取

招知府李崙已下俱已照例奉行止有同知蕭珂故
 行躲避不服十月十五日至直隸和州有知州程憲
 因管馬官黜退明知有例却乃違例改委判官崔鑑
 管馬臣查得見奉事例該兵部題 准為 開讀事
 內開南北養馬府州縣掌印官務要府督州州督縣
 俱令管馬官着實興舉馬政管馬官有故俱令正官
 帶管違者或批收不完聽兩京太僕寺堂上分管官
 叅究又開若有災傷等項仍令比較縱不決打亦要
 取招已經通行欽遵去後今於 奏行文卷尚不肯
 經理僉書及至提吏抗拒占恠同知蕭珂故違不服
 取招同知程憲朋合屬官抵辱上司知州程憲判官
 崔鑑輒自違例改委承行此等事勢焉能着實興舉

馬政除將不僉文卷發府收照該吏駁提外所據同
 知蕭珂程憲知州程憲等例該提問但南畿根本重
 地馬政廢弛尤甚府州縣正官不屑經理消耗孳生
 殘失文卷剋削馬戶為弊百端莫為究治第相效尤
 積習已久故雖 奏行新例比比故違臣豈能一一
 煩瀆 聖聽若緘默坐視一旦有警雖碎首何補乞
 照山西行太僕寺事例節該欽奉 太祖高皇帝
 聖旨通行申明聽臣等提問官吏如前項官員問止
 杖罪波亦知畏少存太僕寺絕脉以舉廢墜五品以
 上官照例請 旨如管河郎中管銀坑叅議及抽分
 主事等官許其提問官吏如此則人人自警馬政脩
 舉臣有不職萬死萬死

戊午溫州災異自劾并乞停免各項不急科擾
臣自弘治十一年四月二十九日到任至八月初九
日坐堂至巳牌時分天色明淨忽驚堂下隸人辟易
喧鬧謂有物有光青白赤三色曳如匹練頭大尾長
起由西南轉東南經日下至東北而沒既而上天隆
隆有聲臣以為流星目未的見而聲乃若雷霆臣素
無學問識見全不經意續據泰順縣申備本縣隅都
粮里老徐文廣等連名狀呈切緣本縣地方自今年
夏至以來連月亢旱早稻無收人民飢饉秋始雨澤
霈通晚禾復蘇方今核穗尚未保實本年八月初九
日忽見一物非禽非獸從縣左三里之外南方飛過
形如騰紅色間粉紫大若團箕尾如掃帚身長十餘

丈頭額不見懸空而過有聲吼若沉雷望東北而去
同日人皆見之誠有是異即今人民無不駭惑等因
到府及訪得平陽瑞安樂清三縣所見大略相似除
行各縣撫安外臣晝夜警省驚惶歷思臣過然此變
異止在本郡必有所由蓋臣以衰病之人率起作郡
到任以來善政不施科差日甚因見山川社稷學校
館驛坍塌明則無以處士子待使客以彰朝廷盛
典幽則無以事神以綏黎庶一面申請上司一面設
法措置脩理未免勞民動衆此臣之致災一也又查
今年正月以來及臣未任已任五六箇月內除均徭
雜用外追過里甲解官銀兩一萬七百餘兩又各縣
充當湖廣陝西河南馬頭銀兩亦四千有餘見被陝

四百五十五
西刁民張志澄等誣奏九十餘人經年不能問結及各縣累年拖欠該解生鐵二十五萬八千七百餘斤該追解戶費用不下二千餘兩慮恐上司追比受辱急欲一時追徵以逞已能又奉布政司劄付該承奉工部三次勘合為急缺賞賜改織段疋等事共又追銀八千八百六十餘兩又鎮守太監處除該用門子甲首等項外又委本府做造白蠶蜜煎及採辦茶芽柑橘海味手巾共九十餘扛除科取物件銀兩不等外每扛人夫二名往回杭州二千五百餘里又非坦途跋涉蹊山辛苦無限差末千百戶鎮撫等官放肆羅織需索百端又市舶司無故追取柑橘蜜煎價銀八十兩而科取之際百姓號啼屢來告訴莫能申請

此等之物多是先年進貢已經革去今復自取不知作何用度民心不甘皆謂知府果有才智必能陸續漸為處置不勞民而事集上司取用供養之物必能申請為之裁減禁止今臣既無幹濟之才又無諫諍之力以蘇民困此臣之致災二也又泰順縣僻居萬山與福建交界人跡少通豺狼木石聚處景泰年間始行開設縣分然縣止一十八里亦未免增有一縣官吏差徭之費查得本縣每年除均徭秋糧夏麥外公費并辦鐵用銀不下二千餘兩民不聊生又沿海衛所共一十一處與腹裏衛不同俱各坐食糧米廣買腴田富而少差而彊橫恣肆卒民側目無敢伊何民犯之者多至亡身亡家上司屢加禁治而其

陰謀詭計莫之如何若欲會問伸理少亦半年故以
 戍民為當然畏軍如蛇蠍言之痛心只如金繩衛掌
 印指揮陳春縱橫貪酷被軍人胡珂等告蒙巡按御
 史行委按察司海道官勘問委府行提干證人犯半
 年以上不肯遣發一人平時尚爾崛強萬一有事安
 能得其俯順而金鄉與泰順地方相連故泰順之灾
 獨昭顯于他處是皆臣才力庸下不能振恤之故此
 臣之致灾三也夫臣以此三事致灾而尚蒙蔽以叨
 厚祿此臣之該黜一也臣衰憊日甚簿書委積詞訟
 繁興不能料理此臣之該黜二也又臣到任猝遇永
 嘉場亢旱鷓鴣鳥俱各暍死每水一檐賣銀一分亦從
 古所無人皆喧傳竈戶催日受抑逃遁死亡甚衆災

變有由而臣以老儒避禍結舌不為申鳴禁緝此臣
 之該黜三也臣以前之三罪致灾而又有此三可退
 之義若再貪冒在位不獨上辜聖明任使且將上
 逆天心下殃萬民而臣之罪益深矣故古者灾變在
 廷則天王大臣交相省過在郡國則一國之君一郡
 之長痛責引退今温州之灾異如此臣雖日夜省過
 而德薄位卑卒難感應苟非黜退無以消禳伏望
 皇上奉上天之心昭黜陟之典趁及三載考績之
 時將臣明示誅罰或放歸田里以為天下不忠不職
 之臣之戒則庶幾溫之地方可寧而灾異可息矣
 乞裁革温州及所屬河泊稅課巡檢等衙門
 切見本府額設稅課司坐城內永嘉縣東南隅永嘉

縣南溪稅課局坐隔江萬山之中並無客商往來又在城河泊所坐府東又永嘉縣外沙河泊所坐城外又平陽縣有僊口江口舩艘龜峯三魁雅陽六巡檢司每司弓兵一百名共六百名每年編僉均徭一戶少亦三四役或至八九役大戶甚有五六十役者人民疲困益甚且三魁雅陽二巡檢司坐泰順縣地界蓋是後來正統末年以備山寇而設其衙門編役皆平陽所隸人跡罕至公廨俱無官吏直在三四十里之外賃房居住俱令弓兵量出賃錢然無一人到彼巡捕况彼處景泰二年已蒙兵部左侍郎孫原貞奏設泰順縣治只今二處巡檢司畧無巡邏大槩今之稅課河泊等項衙門所納課鈔俱是巡攔網甲陪補

官多及致侵漁巡檢司住居僻靜又無衙門其弓兵俱不着役止是辦納月錢並無纖毫利益臣愚欲將在城河泊所課鈔歸併外沙河泊所或併入本府稅課司兼收永嘉縣南溪稅課局課鈔併入該縣帶辦或併入本府稅課司平陽縣前倉鎮稅課局課鈔併入本縣稅課局帶辦俱要不失課鈔原額却將在城河泊所并南溪前倉鎮二稅課局三魁雅陽二巡檢司俱行裁革庶幾官無冗負民役減省

乞編類軍伍以防姦冗

切見温州府地方僻居山海在城有温州一衛其沿海又復設盤石金鄉二衛又蒲門壯士平陽瑞安寧村沙園海安并後千戶蒲岐等九所軍民雜處官舍

軍餘置買民間田地甚多少者七八十畝多者三五百畝至三四千畝且如一畝有寄籍軍三四戶有例於均徭里役之年每田一畝止出白銀四分其差役悉歸民戶故民日貧而軍日富理勢自然先年一正一餘衛所差操其多餘人丁報籍有司與民一般納糧當差續蒙事例軍丁盡數發回原衛所田糧有司上納以此錢糧連年不完負累有司里甲受責陪糧十分艱苦雖府縣行移拘追衛所不能一一發遣又有無知軍民謀同屯種官舍軍餘下鄉居住招集外處不明等人成羣結黨又或窩藏強竊盜賊娼婦侵占民間田地房屋逼取錢債或姦占准折人家子女或強奪農具耕牛水利打掠鷄鵝無所不為如蒙乞

勅該部行下都布按三司除在營另住不編外若有離城離營與民雜居者務要與民编排成甲不必與民當差但要互相覺察其有非為窩藏姦盜生事無藉之徒許該里甲老人總甲人等指實一體執拏赴府州縣懲治衛所不許占恠搶奪其有戶婚田土鬪毆等事亦如北方屯軍事例聽於該管老人旗甲處會問歸結如有不服呈縣剖理其負賴錢糧之徒有司行與該衛掌印并管屯官負追徵如限外不完申請上司照依屯糧一體住俸其田多官軍之家亦如有司優免官軍生員事例指揮千百戶并旗軍定與則例該免幾丁幾畝務從優待此外一體當役當差如此庶幾軍民歸一錢糧易完民不受害矣

乞解馬頭工價

臣竊照本府所屬永嘉樂清平陽瑞安四縣自洪武年間原編陝西布政司潼津潼關豐源新豐華山京兆六驛河南布政司鼎湖驛湖廣布政司李坪臨臯陽邏巴水廣濟西河浠川七驛通計九十四馬每馬一匹係陝西河南驛分每年編出馬價銀一十兩十年共銀一百兩係湖廣驛分每年編出價銀七兩五錢十年共銀七十五兩每馬編定正副馬頭十名分作上下二班五年一次正名輪當役滿該解副名接後周而復始其各年馬價俱是該驛馬頭自集解驛先年因被在驛積年光棍候遇起解之年前來包攬百般騙害花費民財節該侍郎彭韶御史陳金 奏奉

事例仰將價銀傾錠差委有職役人負督同副馬頭管解各該布政司交割仍責令馬頭每名量出銀二兩貼與解官收作路費得蒙杜革包攬之弊續有辦事官潘武奏稱原添銀兩不必解人又承奉勘合行仰只照先年侍郎彭韶奏 准事例上馬集銀五十兩中馬集銀四十五兩下馬集銀四十兩差委的當人負每年限六月以裏解赴該布政司交割給與原當馬頭或審定有抵業土民代養馬匹逋取實收回照仍嚴加禁約積年光棍不許包攬此是至公至良之法但只今既解銀兩又復解人其積年土人光棍之徒仍復告擾打攪而包攬之弊不止大槩溫人僻居邊海隔在萬山一聞有事雖近在布政司尚且躲

避延緩設使往彼數處地方寧死不行所以奸人得以夤緣只今雖是少寬而遺累仍舊今南北民力皆竭者多是壞於此等之人如蒙乞 勅該部明示布政司止許差官解銀各到彼處官府交納或每馬再增顧身價銀若干再不必解人如此則 恩恤有明之典姦頑無營營之求良善獲再生之願矣

乞處置本府織造段匹

臣竊照本府僻處海壩城外即江四十里外即海冬春溫暖不異正謂濕溘之地舊額雖設織染局二官一吏絡絲染織等匠素無諳曉之人成化十六年知府項澄亦曾於蘇杭雇倩人匠來溫用意織造柰地土濕潤不能加力遂致絺鬆軟弱交納不中徒費工

本以此委官帶匠到於杭州尋取機坊買織驗退段匹不行隨換補數連年拖欠一千餘匹委官坐催追併緊急機戶逃竄無追累及司府官吏住俸只得重徵追補十分艱辛買完之後例該府印印過解部况温州府到杭往復三千餘里印信乃 朝廷頒領不為不重或知府親齎或委官抱送經涉深山曠野長江峻灘倘遇姦人不測或遭風濤傾覆一有失所碎身難贖况非舊制如福建江西湖廣俱委官帶價前到南京或蘇杭收買就彼解京不曾弔用府印所織亦自堪用雖曾申請上司然積習已久難便更張 臣愚欲乞照依福建湖廣江西事例追集料價或委府堂上官帶同局官及該解堂長齎赴浙江等處承宣

布政使司或就令見銀收買或就當堂轉發機戶織造完日就司起解不必遠取府印如此則府印不離信地官事易完而人不被累矣

乞處置平陽恭順二縣解京鐵課

臣竊照本府所屬平陽恭順二縣每歲額辦解京課鐵共計五萬九千五百八十三觔五兩四錢四縣各僉大戶一十五名各另領解赴部交納查得行卷一宗該中書舍人鮑椿奏內開一件處置鐵課以蘇民困事備言本府恭順縣運鐵艱難 祖宗開設衙門以來因鐵身輕脚重不可解京着令平陽縣出夫運赴本府收庫以備沿海衛所領造軍器等用近於成化年間起解赴京不惟該縣人民辦課貧困抑且各

縣解戶運納艱難自鐵課解京以後衛所無鐵關領本府又科各縣料銀分給買鐵似此不便仍乞照舊存留本府或照光祿寺近年豬鵝解銀事例就將鐵課價銀逐年通計若干差人類解該部支用奏蒙工部行令布政司轉行本府知府陸潤勘得事體相應申蒙布政司准令本府將弘治四年起課鐵照依擬申事理行令各縣變易價銀解納依奉弘治八年本府已經差大戶應道等解銀赴京不蒙准納只今又要起解本色訪得各縣大戶連年被累艱苦凡領解者無不家破人亡一遇點差如充邊軍以至拖欠至二十五萬三千二百餘斤每將當該官吏比追僉人起解見僉解者領過即便逃避未領者以死告脫甘

受責罰不肯領解誠如中書鮑椿所言况鮑椿又非
泰順縣人其實出於不忍緣當時勘合雖已回報未
奉工部明文以此累民如舊乞 勅該部查照舊案
憐民困苦准令納解以甦民困不特將來有益而遠
年逋負亦可漸完矣

乞 恩養病

臣係直隸蘇州府長洲縣人由成化八年進士任浙
江温州府永嘉縣知縣丁父憂起復改授山東東昌
府博平縣知縣前後歷任六年有餘成化二十年二
十五日為急缺風憲事行取赴部十月二十六日
欽陞南京太僕寺寺丞到任以來狂妄不職凡百墜
廢荷蒙 聖德優容未曾明加黜罰中心寔自惶赧

延至弘治三年六月間疽發於背垂死復生却又坐
食三箇月餘日夜奮激思報未能後雖力疾管事柰
緣亡血過多轉成怔忡眼目昏花遇有文案數目忘
前失後何以檢察官吏勉強至弘治四年十月二十
日移牒本寺六年給由赴南京吏部領文起程間不
意前病愈增無柰急回原籍調治已曾具告南京吏
部未蒙轉達今又延住半年屢欲扶病赴部不意病
增痰喘手足麻痺遂成痼疾難任驅策况本寺官少
差繁負缺日久不無鰥曠官職妨廢馬政臣罪益深
臣犬馬之齒今年四十有七雖未及老耄而衰病日
尋決不可復如蒙乞 勅該部照例放臣閒住終身
庶或苟延性命死亦得正首丘臣不勝感戴

乞 恩辭免溫州新命

臣由成化八年進士歷任永嘉博平二縣知縣陞南京太僕寺寺丞勉竭駑鈍在任七年而馬政益加廢弛自知負罪惶恐日夜焦勞弘治三年以來疽發於背雖調養稍可而氣血衰憊誠恐死在旦夕通將馬政情弊塵瀆 聖聽仍勉赴南京吏部六年給由自領文書之後不意病增怔忡痰喘而瞻視昏短手足或時麻痺回家調治半年不痊令家人抱奏乞要終身養病致蒙吏部行令本府查勘回稱 臣病已痊不知 臣所患此等症候常時與平人無異一或舉發或行立太久疼痛昏亂僵仆不常稍加調養或暫時平復實非脫然全美然 臣今年五十三歲鬚髮盡白牙齒脫落此則衰朽顯然人目共覩家居七年日甚一日荷蒙 聖度優容未即放罷今年十一月三十日又蒙 聖恩特陞 臣浙江溫州府知府吏部齎遞文憑到 臣原籍着令赴任 臣聞 命之日稽顙叩拜髮豎汗流即欲勉強前去供職而前病益增 臣自揣一介庸鄙實無寸長誤蒙錄用官至大夫地非遠方以 臣衙門資格言之歷任未滿必不得此美除而 臣一旦得之感荷 恩寵如天之高如地之厚雖粉骨碎身亦不能圖報萬一顧敢堆避掩飾沽一時之名獲大逆之罪銜恩激奮涕泗交睫寔思痼病纏綿而簿書期會不能一一理會兩足或時僵直不能跪拜即勉或赴任不獨有虛 聖恩任使而上司必加斥辱

齒脫落此則衰朽顯然人目共覩家居七年日甚一日荷蒙 聖度優容未即放罷今年十一月三十日又蒙 聖恩特陞 臣浙江溫州府知府吏部齎遞文憑到 臣原籍着令赴任 臣聞 命之日稽顙叩拜髮豎汗流即欲勉強前去供職而前病益增 臣自揣一介庸鄙實無寸長誤蒙錄用官至大夫地非遠方以 臣衙門資格言之歷任未滿必不得此美除而 臣一旦得之感荷 恩寵如天之高如地之厚雖粉骨碎身亦不能圖報萬一顧敢堆避掩飾沽一時之名獲大逆之罪銜恩激奮涕泗交睫寔思痼病纏綿而簿書期會不能一一理會兩足或時僵直不能跪拜即勉或赴任不獨有虛 聖恩任使而上司必加斥辱

百姓必至失望况臣卧病日久驟加陞擢甚駭觀聽
古人有陞官過分者聽許辭免伏望 聖明委照庸
愚曲加寬宥 勅下吏部追回成命臣仍舊養病
或令致仕止餘殘喘得正首丘臣不勝感戴

再乞養病

臣以成化八年進士歷任南京太僕寺寺丞考滿養
病回家又丁繼母呂氏憂起復弘治十一年十一月
三十日 欽陞前職因病延至次年四月二十九日
到任管事自以衰病之餘日夜勉強幹辦雖知不堪
猶加奮發柰何疾病纏繞頭暈目花押字必書時加
差錯追逼治事常被譴何累及首領官吏責打提問
凡百廢墜上下怨怒俱有顯迹幾欲退避恐負 聖

上驟加拔擢盛心以故遷延不忍不意今年正月以
來精神益耗視聽步履益艱日惟辰巳二時力疾坐
堂此後眩暈昏耗日加一日况風濕疼痛且成篤廢
徒享厚祿無益毫末臣思一介草茅竊官將三十年
並無寸補思欲守死田里反蒙不棄擢居美郡厚祿
腰金正當紛骨碎身圖報萬一柰何命數有限身漸
傾頽朝不保暮如蒙乞 勅該部容臣養病若得生
還鄉里雖死猶當作厲以報 聖上謹奏